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瑤華傳
第二十五回 擬賦聯吟羞擱筆 作詩又倩湊成章

七言截句兩首曰： 作賦聯吟事本稀，敲金戛玉錯紛霏。只推藝圃諸班豔，無怪周郎從所譏。

荷香自是不凡才，故得仙師格外培。豈獨雲衢安步穩，忠公體國報恩來。

卻說蕉葉兩手搖著，對瑤華道：「奴子聽說，只有排律可以聯句，古人都有行過的。若賦必要每人一篇，恐怕沒有這許多好句子。」無礙子道：「古人沒有行過的，何妨自我作古，我們今晚就聯句做一篇賦，卻來得新奇。」眾人都道：「實在新奇的很。就請師父起句，挨順下來，週而復始。」素蘭道：「如此要請公主在這邊，婢子們倒坐在上首。」瑤華道：「這為什麼？」素蘭道：「師父起句，第二就是公主，第三是粉侯，再從小廝們挨到婢子們，這才算順哩。」無礙子點頭道：「此論甚是。」瑤華重新又坐在無礙子下手，白於玉早已備下紙張筆硯，瑤華令周青黛、薛比鳳勤勤篩酒。無礙子遂抽筆濡墨，起一句道：

爰有妙品，

瑤華接過筆來續一句道：

奇特英偉。

瑤華令周青黛將紙筆遞與周君佐，遂接在手中，看了一遍，又想了半日，將要下筆，又復擱住，輾轉再四，方寫下一句道：

若何其清，

蕉葉伸過頭來看了，道：「粉侯這句似乎太鬆泛了，轉不下去。無礙子問是什麼句，蕉葉朗誦出來，大家聽了都說太鬆泛些。周君佐又想了一回，遂對荷香道：「你且替我聯一句下去，免得大家候著。」荷香道：「但恐奴子聯的也不叫好。」瑤華道：「不必再耽擱了。」荷香道：「奴子念來，請粉侯寫。」君佐搦著筆道：「寫什麼呢？」荷香道：

既不名花，

君佐照寫了，從上念下，道：「好，天生要這一句。」遂將筆遞與荷香，荷香接著，寫一句道：

亦不稱卉。

荷香將筆遞與柳枝，柳枝即聯一句道：

榮於盛夏之天，

桃紅接過筆來寫道：

繁似丁香之蕊。

蕉葉亦接過筆來寫道：

栽磁鬥似蔓延，

梨雲也伸手過來，

接筆寫道：

架竹枝而層壘。

遂將筆交與素蘭，素蘭隨筆寫道：

曾聞有霞舉三仙姝，

又轉送在無礙子面前，無礙子看道：「你們說沒有典實，素蘭到用出來了。」遂提筆續一句道：

乃幻此夜來之香蕊，

薛比鳳又將紙筆送到瑤華面前，瑤華拈筆而寫道：

爾其為本也。

黃金釧接來，送到周君佐面前，君佐道：「又到我了麼？」遂從頭念了一遍，贊道：「你們各位純熟極了，好像夙構的。」瑤華道：「這個題目是你興起的，我們又不是仙人，怎麼樣的夙構呢？」周君佐道：「這不過稱贊各位的意思。」瑤華道：「這還可以，但你要迅速些才好，不然天亮了，恐還不能完篇哩。」君佐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」即忙執筆構思，暗將手把荷香捻了一把，荷香會意，悄悄的道：

纏絲委死，

周君佐遂照寫了，遞與荷香，遂對瑤華道：「可是不遲？」瑤華笑道：「以後禁止倩代，這回罷了，只罰一杯酒罷。」黃金釧斟上一杯酒，送到君佐面前，君佐舉起杯來道：「就算是倩代的。」一吸而盡，荷香已續出一句來道：

往復交縈。

遞到柳枝，柳枝接過筆來，寫道：

葉光肥而潤澤，

桃紅接過來，道：「我這句討便宜。」蕉葉道：「怎麼討便宜？」桃紅道：「他說了葉，我少不得要寫枝了。」遂寫道：

枝柔脆而縱橫。

蕉葉接過來道：「我一發便宜，有了枝葉，少不得要發蕊了。」遂寫道：

發蕊則一叢繁簇，梨雲早接過筆來寫道：

分瓣則五出其莖。

將筆遞與素蘭，一邊接筆，一手曳過紙來，寫道：

蒂更超群，

薛比鳳正要送到無礙子跟前，無礙子將手一搖道：「且慢，如四六對仗的長句子，就一人做下去，若一人做四，一人做六，真個天亮還不得完篇哩。」素蘭聽說，遂又接過紙來，續一句道：

儼似綠珠成粒；

無礙子亦就素蘭手中接過來，寫道：

香還幽細，豈同茉莉薰騰。

瑤華也在無礙子手中接過筆來，寫道：

性本異群芳，不欲爭誇■豔譜；

即令周青黛將紙筆送到周君佐面前。君佐又要從頭看下來，蕉葉在旁道：「這都是一順下去，卻沒有門限在內。粉侯只管想著寫下去。」君佐遂搦管沉吟，荷香道：「待奴子吃一杯，代粉侯續了罷。」瑤華趕著道：「留我一杯，待我續下去。」即令周青黛取回，又叫薛比鳳斟酒，即舐筆寫道：

情偏甘獨處，誰求列入賣花聲。

無礙子在旁看著笑道：「好高尚。」周君佐聽了，急忙出位來，取著看了，也笑道：「這正是代我的意思。」遂遞與荷香，荷香也出位取過筆來寫道：

其為質也，

周君佐在旁笑道：「你坐位坐得好，我方才正想這句，卻被你做去了。」蕉葉道：「叫他讓粉侯坐罷。」荷香道：「恐怕轉來又變局面了。」桃紅這裡已聯下一句道：

開同琢就珠窩，含若生成玉。

柳枝在桃紅手內奪過筆來，寫道：

宜安排於妝閣之綺窓，或位置夫書堂之曲院。

梨雲亦趕著聯下去道：

擁鼻才人，緩步而徘徊恩倦。

素蘭也在梨雲手內奪過筆來道：「快些，月亮都要下去了。」遂即疾書兩句道：

清風拂座，豈可無君。

素蘭即將紙筆送到無礙子面前，無礙子仰頭看著月色道：「真個月要下西了，如今不必挨次，但有句子的，便續下去。若一篇賦直要做到天亮，豈非大笑話麼？」遂搦筆寫道：

雅客傾觴，須教觀面。

無礙子將筆交與瑤華，只見瑤華四下裡細瞧，如像不見了一件東西似的。無礙子道：「你瞧什麼？」瑤華回過頭來，忙接了筆，回道：「我們這裡似乎不見了一個人，故在這裡尋找。」素蘭站起身來一看，道：「不見了鬱李。」無礙子道：「這丫頭那裡去了？」瑤華忙令周青黛去找來，自己已蘸墨寫下道：

既已對素豔以凝思，曷不假柔毫而輕綯。

正欲令薛比鳳送過紙筆去，只見周青黛把鬱李拉了過來，道：「那曉得他躲在樓下副史家裡睡覺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你怎麼到過去了？」鬱李笑道：「沒有婢子的坐處。」瑤華道：「怎麼偏沒你的坐處呢？」鬱李道：「婢子若坐在師父手下，豈不僭了公主？若坐在公主手下，豈不替了粉侯？再在小廝們隊裡，又不雅相，故婢子躲開了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你說這話到也很通，來來，你到坐在我上首，同素蘭並坐罷。」瑤華道：「該坐在弟子手下，駙馬乃另是一席，也算不得僭坐。」大家都道：「公主說得有理。」周君佐指道鬱李道：「你偏愛講禮節，躲在一邊，方才你若在此，我續了一句上好的下去了，都是你躲了，累我把好句都丟了。快些代我接一句下去，將功折罪。」瑤華道：「我原不該去找她的，找了來，到把你做了一個救星。」於是合席大笑。鬱李道：「既要代粉侯接下去，也要把聯過的句子與我看一遍才好接聯。」那黃金釧忙忙的取與她，鬱李看了一遍，然後續了一句道：

其凌晨也，

桃紅將要接來，瑤華道：「這一句算你的，再代粉侯接一句。」鬱李連忙寫了兩句道：

仰承霏霏之玉露，輕含細細之清氛。

荷香接著道：「你替我寫下去。」

巧避炎威之乍猛，慢隨涼爽以徐薰。

蕉葉也道：「你也替我寫下去。」

顧騷人之寸陰是惜，

柳枝忙道：「下句讓我對。」梨雲道：「我已對就了的，你再接下去不好。」柳枝道：「這麼，你快說。」梨雲念道：

醒酒容之五夜微薰。

素蘭對鬱李道：「你也替我寫下去。」

慢勞兮老圃汗流顏甲，

柳枝道：「這句要讓我對了。」素蘭不依，柳枝已念出來，道：

酒樂兮花郎露浸衣裙。

桃紅站起身來，道：「你與我寫下去。」鬱李道：「我倒做了你們的代書了，待我自己寫了，你拿回去自家寫不好？」遂寫了一句道：

遍插花籃而懸斗室，

桃紅等他寫完，遂道：「可把紙筆遞來。」黃金釧將紙筆遞到桃紅手裡，遂寫道：

假此幽質而壯鴻文。

無礙子道：「你這麼要緊，是對的什麼？」桃紅念了一遍，無礙子搖頭道：「不見其佳，你到代人寫寫罷。先替我寫上。」遂念道：

其夜來也，

瑤華道：「代我寫下去。」

潛攜內院花台，

素蘭站起來道：公主讓婢子接下去對。」桃紅道：「你替我寫。」遂道：

恍接深閨韻友。

荷香道：「你替我寫下去。」道：

賴賓新浴之前，

鬱李贊道：「好句子，代我寫下去。」念道：

更籍晚妝而後。且供月階小憩之時，

柳枝道：「我也接一聯下去，你替我寫。」

宛聞雞舌乍含之口，氤氳帳底以彌濃，

眾皆寂然，無礙子道：「都不接下去，待我來，」桃紅寫著。遂念道：

荏苒夢回而悠久。須領略趣味天然，

梨雲道：「我也接一聯。」念道：

休錯認助情佳偶。

瑤華道：「待我來轉下去。」遂念道：

至於順節序守天時，

素蘭道：「婢子接公主的下去。」念道：

厭粉黛遲清安。

荷香道：「我再接一句下去。」念道：

寧似蘭生空谷，

蕉葉道：「待我來對。」念道：

不教名炫人知。故歌詠者罕窮其韞，

鬱李道：「我接下去。」念道：

嗜痴者不禁其癡。

瑤華道：「替我寫下去。」

誰戀夫朱門繡戶，

無礙子道：「待我來結住了，好作歌。」念道：

曰歸也茅舍竹籬。為歌曰：

梨雲道：「我做一句歌在這裡，你替我寫上。」遂念：

綠沉沉兮繁朵，

柳枝道：「我接下去。」念道：

翠生生兮低。

素蘭道：「我轉下去。」念道：

不名花而但覺其馨香，

荷香道：「這句好得很，待我結住它。」念道：

喜會蕊而偏增其嫵娜。又歌曰：

蕉葉道：「我來起句。」念道：

暑夜清涼籠帳紗，

鬱李道：「我來承這句。」念道：

無人不愛此奇葩。

無礙子道：「我來轉一轉。」念道：

自今纂入群芳譜，

瑤華道：「我來收住了罷。」念道：

好錫嘉名清夢花。

無礙子道：「取稿來，待我看看統體如何？」黃金釧向桃紅手內取了，送在無礙子面前。無礙子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道：「通體還不脫節，惟欠勁拔句子。明日還得攬易才存得稿，只是有屈了粉侯了，今晚本來急促，明日再請教獨做數首，自然大妙。」君佐道：「學生雖附名讀書，其實功夫甚淺。」瑤華道：「功夫到深，但只用在參禪上去了。」眾人都不懂，梨雲問道：「粉侯又會參禪麼？」周君佐道：「我那會參禪。」無礙子笑道：「這是一句頑話，說粉侯的功夫都用在女色上去了，俗語謂之參老婆子禪。」大家哄然一笑。無礙子道：「月也下山了，夜已深了，大家歇歇罷。」君佐先行告辭，瑤華仍令小廝們送回，一面遣人知會梅影，又吩咐魏家驥女人收拾，才各回。至大樓下，與無礙子談了一回，才返寢宮安歇。一夜無事。

第二日清晨，大家都在梳洗，無礙子已到寢宮來，在瑤華房裡閒談，只見張其德手裡拿著一卷紙，像是寫的詩，回道：「駙馬府裡送來與師父看的。」無礙子接過手來，打開一看，果是一首《夜來香》七律詩。瑤華揪著頭髮也來看著，念道：

夜香不假博山燒，露■芳業韻自飄。誰門豔妝驚俗目，只餘幽馥徹清宵。

珊瑚枕粲重添媚，翡翠衾溫別助嬌。消受風流無限福，美人珍重比瓊瑤。

無礙子道：「這浪子的詩才到還可以。」瑤華道：「恐怕有人筆削的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你那裡曉得？」瑤華道：「這首詩格律甚細，且多餘韻，那裡是他做的。」

他家沒有別人做得出，想來必是梅影代做的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你怎麼這樣小視他？」瑤華道：「叫過梅影來一問便知。」遂對周青黛道：「你去請了梅影過來。」周青黛應著去了。又見張其德進來，持著一封書子來回道：「令史傳進來說，都中副史錢金易寫信來說，兩年來房租、租子都收不齊全，必得要公主這裡打發人下去，緊追一追，才能年清年款，若再任其延捱一兩年，往後驟能追出。請公主定奪。」